



双鹤月宫盘龙镜
(唐代) 李文
为市博物馆征集,属国家二级文物。
镜直径20.3厘米,厚0.6厘米,呈八出葵花形,圆钮,镜钮左右有对称喜鹊,双鹤口衔绶带,尾巴纤细,尾翅向着镜钮上方的月宫。圆形的月宫中间有一株桂树,枝干挺拔,桂叶硕大。桂树的右侧有一只跳跃的蟾蜍,左侧为玉兔拜白捣药。镜钮下一盘龙腾飞于波涛汹涌的海面上,曲颈盘身,四肢伸展,尾巴盘曲,表现出龙超自然的力量。龙的两侧各饰祥云纹,缘部没有纹饰。双鹤衔绶,明月星汉,盘龙飞舞组合在一起,生动活泼,构思巧妙,既描绘出了令人向往的美妙仙境,又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菊花,九月的新娘,披着五彩的头巾款款而来。在山野,在溪边,在农家的院子里,伴着清风翩翩起舞。于是,九月陶醉在你妙曼的风韵里。
菊花,我的新娘,在点点星光下,在树木们羡慕的凝视中。在你淡淡的清香里,我们约会,我们恋爱,然后我们骑上白马,踏着新生的露珠,回到我彼岸静寂家中。今晚,你的羞涩将盛开在我恬静梦里成花。
菊花,我的兄弟,历经严霜酷暑,今晚你风尘仆仆地回到阔别一年的家里。竹篱旁的石桌上的酒尚未干,清风吹凉了星光,洒落在酒杯。兄弟,我们干杯,然后大醉一场。

《字字锦》

赵毅

俗世喧嚣,人群浮躁,在自媒体、网络文学大行其道的今天,快餐文化成为许多人阅读的首选,传统经典则往往被敬而远之。然而,铭记传统,继承国学的呼声也不曾稍弱,更有许多学者躬身做起了启蒙者、引领者,而陆春祥的《字字锦》就是这样一本品读经典的引领之作。
陆春祥是国家一级作家,《杭州日报》编委,中国作协会员,浙江传媒学院、浙江理工大学等客座教授。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、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、上海市优秀文学作品奖、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等。已出版杂文集《新世说》《病了》《字母》、《新子不语》等著作十余种。“字字锦”是个词牌名,《字字锦》则是一本解读经典且又有作家鲜明思想锋芒的随笔,按历史时间轴分为十二章,共30万字,纸质精装,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今年8月份推出。在这本书里,陆春祥为我们解读了一批传统经典:春秋战国前后,列御寇的《列子》,荀况的《荀子》,西汉刘安的《淮南子》,南北朝颜延之的《颜氏家训》,唐朝吴兢的《贞观政要》,宋代有三部:苏轼的《东坡志林》,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,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,明代有三部: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,刘伯温的《郁离子》,朱国祯的《仿洪小品》,乾隆皇帝主持重点工程的《历代御批通鉴辑要》。

河南石榴,名满天下。汪曾祺说的。汪先生没口福,他在北京吃到的河南石榴,粒小、色淡、味薄,后来在文章里感慨“盛名之下,其实难符”。估计汪先生吃的是“赝品”——冒牌货!我买的河南石榴就不错,颜色红紫,一个个仿佛婴儿脑袋,打开后,艳若红宝石,有华贵之美。
名满天下的河南石榴,实则白马石榴。三国魏时洛阳白马寺前有大石榴,京师传说“白马石榴,一石如牛”。我在偃师吃过白马石榴,的确好吃。我在成都吃过会理石榴,西安吃过临潼石榴。这些地方的石榴极大极甜,一掰两半,满瓢晶亮,至今难忘。
我们安徽的怀远石榴,也是名品。秋风起兮,石榴上市。这几天走在街头巷尾,到处是卖石榴的果农。挑担的,开车的。我喜欢挑担的果农,如果挑担里还有三五枝石榴树枝,越发觉得有生机,好看。
秋天的水果,我总感觉口味浑厚一些,譬如石榴、柚子、柿子之类。春天的水果,我总感觉口味单薄一些,譬如樱桃、草莓之类。
石榴籽分白红两种。两种都好看,白石榴仿佛白娘子,红石榴好像红孩儿。吃起来,还是红石榴滋味更好,爽脆嫩甜,白石榴稍微寡淡一些。当然,这是我的感受。在民间,白石榴被称为“大冰糖罐儿”。许仙娶了白娘子,掉进了“大冰糖罐儿”。可怜多情女偏逢薄命郎,弄得永镇雷峰塔下。
红石榴之红,分酒红血红玫瑰红。酒红如葡萄酒,红得艳;血红似血,红得烈;玫瑰红最好看,玫瑰红的石榴籽藏在萼萼里,风情万种的样子,风情万种得欲说还休。
不是什么水果都红得风情万种,更不是什么水果都红得欲说还休。苹果红得风情万种,但欲拒还迎,格调低了。樱桃红得风情万种,但红得太嫩,止于风情,多了风雅。西瓜没能红出

转瞬便是沧桑

马科平

搬到新家转眼已经一年时间,前几天去老房子找东西,打开屋门的瞬间,感觉恍然隔世。曾经温馨的家,落满尘埃。窗户的玻璃,任风吹雨打,留下了斑斑驳驳的印痕。木板床、写字台、电视柜孤零零落。厨房门后的墙皮,一行一月俩月测量儿子身高写下的标记,已经有些模糊不清。
在房子里轻轻地走动,转了几圈后,理理情绪,于阳台上开始找寻东西。阳台上有个塑料袋子,装了杂七杂八的物件,用手抓了一个,准备翻动,谁知只轻轻一碰,看起来好端端的袋子,竟然无声地碎了一地。
遥望那些早已远离的曾经,真不知该用何种心态来面对那些残缺不全的回忆。怅然思索间,碎落的时光也好像沾染了尘埃,曾经的往事也变得模糊起来,岁月脚步总是这般的匆忙,不经意的回想总是把往事牵连,在曾经的烟波迷雾里,那些被我毫无吝惜去留的时光,早已在大意之时,被挥霍得所剩无几。
晚饭后到百合广场散步,天空的弯月在云层深处若隐若现,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在跟一个盲人玩捉迷藏的游戏。游走在林荫小道上,花草树木的清香扑面而来。我喜欢这样的气息,自然的味道让我时时感觉脚下的故土万般亲切,我奢望自己驻足的每个角落里,都能有这种清香陪伴。
越过南四路,走到南堰。原先这里是片片的庄稼地,视野开

风情,红出了滥情。亏得还有石榴红,好看又好吃。
石榴很入画。我见过徐渭的《石榴图》,他还题有一首诗,别的都忘了,只记得“颗颗明珠走”一句。徐渭画的石榴,写意,“明珠走”三字更是写意——写心中意。画面中枝叶倒垂而下,一颗石榴成熟裂开,笔墨有书家气息,格调比其《葡萄图》更高。
不管是红石榴还是白石榴,吃在嘴里,恍如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小时候不喜欢石榴,粒小味寡,弄得一嘴籽乱窜,得不出多少味道,远不如西瓜、苹果、梨子、哈密瓜吃得痛快。现在年岁大些,才有了吃石榴的心境。
童年之际,喝过一种石榴酒,清爽香甜。因为过年,父亲破例让我喝了三杯,现在想来,还觉得美味。
二
前天晚上回郑州,火车一夜听“况且”。有人造句说:火车经过我家边上,况且况且况且况且……
还有人在文章中写道:京剧刚一开场,就听见“况且,况且”的锣鼓声。
一夜况且多,旅人莫奈何。没休息好,今天上午就赖床。这是借口,其实即便休息好了,我也经常赖床的。赖床又不是赖账,怕什么!赖账又不是赖床,不怕么?也有人赖账如赖床,任由日上三竿,拖到日落西山。
起床后去买菜,看见路边有人卖石榴,选了三个。不知道是我眼光太差,还是石榴向橘子学坏了,竟也金玉其外。回家后打开来吃,苦且涩,粒小

核大。苦倒也罢了,反正没少吃苦,不在乎多吃个三五次,涩实在不好消受,吃了几口,只能扔掉。
苦瓜卖苦,香芹卖香,甜品卖甜,快餐卖方便。苦瓜不苦,香芹不香,甜品不甜,快餐不方便,都是次品。
石榴的味道,我喜欢的是甜酸。甜中有酸,甜非得盖过酸,酸也不能过于低眉顺眼,隐隐反抗才好,酸得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甜才能“立上头”。
小时候吃过各种水果,现在回想起来,似乎很少吃石榴。石榴在我家乡,并不如桃、梨、枣、葡萄一样多见,颇有欲吃而不得之恨。
我自家院子外,种过一棵石榴树,每年挂果,可惜生得小了,黑且瘦,没人想过去吃,任它挂在秋风中老去。
每年石榴花开的季节,坐在院子里,能独得一份好心情。暑热初至,阳光如瀑,看螳螂在花间沙沙振羽,至有韵味。
汉时石榴从西域传来中原,南北朝大概已经普遍栽植了,很多女子所穿的大红裙子上绣有石榴花。梁元帝萧绎《乌栖曲》中有“交龙成锦斗凤纹,芙蓉为带石榴裙”的句子。
到了唐朝,人们将红色裙子一律通俗地称为石榴裙。据说唐玄宗下旨文武将见了杨玉环一律使礼,众臣无奈,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,纷纷下跪。这一拜,千百年来,多少英雄好汉拜倒石榴裙下,成了“花边之臣”。
《会理州志》中有段记载有意思:“榴,则名曰若榴,曰丹若,曰金罍,曰天浆,曰朱实,曰朱英,曰金英。”
若榴如野兽之名,丹若是美人之名,金罍者,金发髻儿乎?天浆是佳果,朱实、朱英、金英,殷实人家三姐妹。
会理石榴中最大者重过两斤,那是石榴之王。

为心灵种棵树

赵嘉琦

我独自走在弯弯曲曲的石子路上,蜿蜒流淌的河水伴我行走。这是一片无人打理的小径,路的两边肆意生长出大片野草。已经到了晚秋,垂柳进入了冬眠状态,一个个耷拉着脑袋,枝丫上的叶子稀稀拉拉,纤弱的身躯随着风的拂过盈盈地落在地上,一片萧索之意。
我常常来这里,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因为心情不好,就像今天。走完这条路则是我排解烦恼的一种方式。虽然这条路不及人工修建的那样曲径通幽,但却有一股随意、野性的美。前方有个女孩在打电话,隐隐约约地听到她在和电话那头的人争吵:“你没错,那是我错了?你连个电话都不知道给我打,你关心过……”她转身看见我越走越近,眼神中透露出些许尴尬,连说话声音都不自觉地降低了。我知趣地低下头继续走我的路。前方一百米有一男一女在垂柳下聊天,女孩看起来很伤心的样子,男孩急忙从兜里拿出纸巾递给女生。我路过他们的时候,女孩在跟男孩诉说她在工作中的不如意,她委屈而又愤怒地向男孩,为什么总有人跟她过不去。男孩则耐心地劝解女孩,给她安慰,予她希望。原来这条路不止承载了我一个心烦的人,我不禁感叹。
我继续向前走着,秋风瑟瑟,我打了个寒战缩了缩身子。路的旁边有很多窨井盖,如果在平时,我根本不会去在意这些毫无美感的存在。但是今天我的随意一瞥,却让我愣在原地。因为在这古旧、散发着臭气的井盖里居然有一棵小树在向上生长!我发觉到它的干,笔直刚劲;我观察到它的叶,生机盎然。我的心被这样的一幅画面深深震撼着。我很想问问它,你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才能在这污浊黑暗的井盖里长出自己的模样。那么它的回答一定会是:环境恶劣,阻挡不了我要生根的决心;寒风凛冽,剥夺不走我对阳光的向往。
一粒小小的种子,在不见天日的井底完成由生根到发芽再到长大的每一阶段的蜕变,唯一不变的是从未放弃过成长的希望。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心里为自己种上一棵树,用每一次不幸的遭遇去滋养它,期待它在痛苦中破土而出后拥抱阳光。
不知不觉,夕阳西下,暮霭沉沉,我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结束了这段短暂的旅程。

“入洞房”探源

王吴军

“入洞房”一词及其习俗在中国民间是家喻户晓的,而且,人们现在尽管早已告别了洞穴的居所,但是,很多人依然喜欢把结婚称为“入洞房”。其实,“入洞房”一词源于郑州,而且,这个词的由来和黄帝有关。
据说,黄帝在有熊国(今郑州市的新郑境内)做了君主之后,逐渐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制度,他决心定出律令,制止群婚的习俗,立志结束人类的野蛮时代,希望能铺展开人类文明的新天地。可是,许多人听了黄帝制止群婚的律令,无法接受。因为,过惯了群婚生活,忽然要实行一夫一妻制,许多人的心里总是想不通。对于当时的黄帝来说,要想真正废除由来已久的群婚习俗,也是很难的。但是,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部落联盟来说,由于群婚习俗的存在,经常发生因抢婚而引起的打斗事件,这样下去,会直接威胁到部落的安定团结与稳定发展,因此,黄帝认为,不论多么艰难,废除群婚制度也是势在必行的事。为了做好这件事,黄帝召集手下的大臣们商议,研究如何废除群婚习俗,建立一夫一妻制度。商量了好几次,也没有想出好办法。黄帝为此非常焦虑。
有一次,黄帝和几个大臣到民间巡查,那时的人住的是洞穴。当黄帝来到一户人家的洞穴里发现,这家人住的是三个洞穴,当时,洞穴也叫洞房。为了防止野兽的袭击,三个洞穴被石头砌成的围墙包围着,只有一个出口可以进出。看着这样的洞穴,黄帝陷入了深思。回去以后,黄帝又召集大臣们前来议事。等大家到齐了,黄帝兴高采烈地说:“我终于有一个废除群婚的好办法了!”大臣们忙问是什么办法,黄帝说:“要想废除群婚的习俗,可以这样做。只要一男一女结成夫妻,结婚的时候,要举行隆重的仪式,让亲朋好友都来祝贺,要拜天地,拜父母,还有夫妻对拜。然后,大家饮酒庆贺,歌舞助兴,向大家宣布,两个人已经成为了夫妻,接着,把夫妻两人送入准备好的洞房里,用石头围墙把洞房围起来,只留一个出口进出,别人不许进去,吃喝由男女双方的亲人每天往里送,结婚的男女要在里面住两个月或三个月,他们白天洞房里增进了解,加深感情,学习生活技能。从今后,只要是部落里那些结了婚的男女,就是正式结婚了,谁也不许抢夺他们。希望所有结婚的男女都能快乐入洞房。”大家听了黄帝的话,认为是个好办法,就一致同意公开施行。
从此以后,群婚习俗在黄帝的部落里被废除了,一夫一妻制就开始施行了,婚姻开始走上了文明之路。人们一直习惯于把结婚称为“入洞房”,这个词以及结婚的风俗也一代代流传到了今天。



蝶与花(国画) 刘国华

连载

当齐心从陕西延安进入甘肃庆阳地界时,接到习仲勋的长途电话。习仲勋关切地询问老区的早情后,告诉齐心他让女儿捎来了新采摘的荔枝,一定要让老区的干部群众尝尝鲜。齐心告诉习仲勋,我一定把你的心意传达给老区人民。到南梁后,齐心走访了苏维埃旧址,参观了南梁革命纪念馆,给随行人员讲述习仲勋当年在这里战斗的情景。在马鞍和照金,她来到关地委旧址、陕甘根据地旧址和马栏、照金纪念馆,详细了解习仲勋在这里的革命活动,并走访了当地群众。当群众赞扬习仲勋革命精神时,齐心十分高兴,代表习仲勋向老区人民致意问候。齐心还来到富平县,在习仲勋少年求学、接受进步思想、走上革命道路的学校,看望学校师生。齐心一行每到一地,都把习仲勋送来的荔枝分给当地干部群众,传达他的心意。从询问老区早情到赠送荔枝,这些细微的事情,使随行人员深受教育,使老区人民深受感动。从我们中间也可以看出习仲勋对老区的感情是多么深呀!
齐心一行把他们在老区亲身体会和了解到的情况作了认真整理,制成录像带,把拍摄的大量照片制成影集,还撰写了《关于在陕甘革命老区考察的报告》和《追寻远逝的岁月——习仲勋革命旧址巡礼》的文章。回到深圳后,齐心详细地向习仲勋讲述了所见所闻,把录像带及照片给习仲勋观看。习仲勋反复地观看他们带回的资料,审阅了齐心撰写的报告,感慨良多,再次萌发了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回陕北老区的想法。
但是谁也没有料到,癌细胞已在他体内衍生,病魔向他袭来。
2001年的冬天,北国大地已是冰封千里,南国深圳却暖意融融,习仲勋正常地生活着。这时,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发现习仲勋的面容消瘦了,体重也减了下来。医务人员建议用饮食和药物调整,再

进一步观察。习仲勋对此不以为然,甚至觉得医生和工作人员小题大做,依然像往常一样地生活和活动,仍然快乐地和工作人员谈天说笑。但是,他散步比以前吃力了,有时还显得疲惫,体力不济。细心的女儿桥桥发现父亲身体的细微变化,要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认真观察。在医生的安排下,去医院为习仲勋做了检查,发现肾脏部位有病变,随即向中央作了报告。
中央领导得知习仲勋的病情后,即指示中央保健办派专家组到深圳会诊,结果是怀疑为癌症病变,建议做进一步检查。元旦前夕,广州南方医院为习仲勋做了全面检查,发现癌细胞已广泛扩散,许多地方都有病灶显示。这个结果使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心情极为沉重。2002年1月18日,习仲勋咳嗽加重,27日作了颈部和腹部检查,又发现左肾有肿块。
习仲勋的病情最后确诊时,也快到春节了。大家被沉重的阴霾所笼罩,没有了往年节日的喜庆气氛。没有料到,这时习仲勋的病情却有了缓解。用药后,他的体温得到控制,也没有出现什

么新的症状和不适之感,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紧张的心情暂时放松下来。
为了有一个祥和喜庆的新年气氛,深圳接待办在习仲勋住所周围换上新的花草,有他喜爱的勒杜鹃和时令鲜花,齐心和女儿还专门为他定做了一身暗红色的古朴庄重的唐装。习仲勋穿上唐装,在接受晚辈和工作人员拜年时,笑得合不拢嘴。大家为他高兴,祈祷祝福,祝愿他早日康复。家人和工作人员还约定:同他一起努力,战胜病魔!
春节后,按照医生建议,习仲勋先后到麒麟山庄、仙湖植物园休息和散步。这里风景秀丽,空气清新,习仲勋非常喜欢这些地方,心情舒畅,每天坚持定时散步活动。但不久,他的病情又一次恶化,连续多日高烧不退,药物也渐渐失去了疗效,医生要求立即住院治疗。习仲勋不喜欢吃药打针,更不喜欢住在医院,坚持不去。经过多方做工作,他才答应听从组织安排,住

进深圳人民医院。其间,习仲勋病情加重,但他仍坚持会见重要的来宾。由于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,专家及医务人员十分焦急。
4月,李瑞环在深圳视察时特别到院看望习仲勋,带来了中共中央对他的问候和关心,并安排他回北京治疗。
4月17日,习仲勋乘专机回到北京,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。治疗期间,江泽民、李鹏等许多中央领导及亲朋好友都来看望。他不顾病痛,每次都振作精神接待来人,和他们交谈,依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,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党中央的领导,并关切地说,事业是大家的,要搞好团结,关心群众,做好群众工作,关心年轻一代,多给年轻人压担子。
他坚持与病魔作斗争,乐观向上,不时与身边的医生和工作人员聊天、开玩笑,即使在病魔肆虐最厉害的时候,他也只是微蹙眉头,轻捶腰部,有时用家乡话低声骂一句:“呵哟!狗日的,疼得很!”直到最后进食困难,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候,他都十分坚强。医务人员为他的乐观精神和坚强毅力所感动,感叹说,癌症到了晚期,癌细胞扩散,病人非常疼痛,但习仲勋能忍住疼,还这么镇定乐观,很不容易,真是毅力惊人呀!
5月24日凌晨,习仲勋医治无效,与世长辞。
习仲勋同志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,光辉战斗的一生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。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,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,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,顽强奋斗,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。
2005年5月24日,习仲勋归葬故里。他的骨灰安放在生他养他的家乡陕西省富平县,实现了他魂归故土的愿望。
(完)